

拉比达

壹

带着微微的急切
奔向阳光照亮的去处
折多河的水声是绿色的
柳荫下

轻轻掠过她们的头顶
闪着银灰色的光
河风掀起柳枝
倚在河岸的白石栏杆上
三个穿花裙子的姑娘

眼睛出奇的清亮
她含着神秘的笑
举着手机对准她们
再几步远，第四个姑娘

古老拉比达
一齐送往宫崎骏打造的
就能把她们
仿佛快门落下的一瞬

我走过去，带着微烫的好奇
她们俯着身，像树荫
我走过去，带着微烫的好奇

等一只路过的兔子
她不动，像藏在密叶深处
还有霞光、微风，反光的水声
轻轻编入她的发辫

天边缓缓升起了半弯银月亮
喜欢的笑还扬在嘴角
我走远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5年8月15日 星期五
第1158期

藏彝走廊

初探秘境伍须海

● 胡德明

三

在对伍须海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过程中，我们一行人踏着沾满晨露的草甸，沿着蜿蜒小径缓缓前行。草甸像一幅被大自然精心编织的绿毯，从帐篷前一直铺展到伍须海边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行至伍须海沟口边缘。

就在不经意的一瞥间，一个长方形木槽赫然映入眼帘。这木槽好似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，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伫立。表面的木纹宛如被时光之笔反复勾勒、雕琢，风雨的侵蚀让它变得斑驳陆离，每一道沟壑与纹路，都镌刻着岁月那无法抹去的痕迹。不难推测，它多半是附近百姓原本打算用作猪槽的物件，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缘由，至今仍静静地遗落在这沟口，仿佛一位沉默的见证者，低声诉说着不为人知的过往，尚未被带回原本属于它的地方。

凝视着眼前这个看似寻常，却又似乎隐匿着无尽故事的木槽，我的脑海中像一道闪电骤然划过，瞬间萌生出一个新奇得令人心跳加速的念头——倘若一位沉睡的见证者，低诉说着不为人知的过往，尚未被带回原本属于它的地方。

当我按捺不住内心如潮水般翻涌的兴奋，将这个想法脱口而出后，众人的反应瞬间两极分化，即刻形成了立场鲜明、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。

支持者的眸子里顷刻燃起兴奋与期待的灼灼火花，那光芒仿佛能穿透伍须海神秘面纱的璀璨星光，照亮这片尚未被完全揭开的未知之境。他们纷纷热烈响应，情绪激昂地表示不

妨大胆一试，笃定这看似冒险的举动，极有可能为未来伍须海正式开辟游船项目积累弥足珍贵、无可替代的经验。在他们看来，在探索未知的漫长路上，每一次勇敢无畏的创新尝试，都宛如一把可能开启全新机遇之门的神奇钥匙，或许能解锁伍须海别样的魅力。

然而，反对者的面容上却写满了担忧与不安。他们眉头紧蹙，言辞恳切，神色凝重地指出，这只原本并非为水上航行专门打造的猪槽，若要在茫茫无垠、看似平静实则暗藏玄机的海面上漂泊，无疑危机四伏。稍有不慎，便极有可能引发诸多难以预估、不堪设想的危险。他们那关切的眼神与诚挚的话语，无不彰显着对我们安危的深切忧虑，那番心意，犹如家人般的关怀溢于言表。

两派观点针锋相对，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气氛也随之愈发紧张，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触即发的浓浓火药味。就在这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，拉合部长陷入一番深思熟虑。只见他双手抱胸，眉头紧锁，目光深邃地凝视着木槽与海面，权衡再三后，神情严肃且坚决地表明不同意进行这样的漂流尝试。他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在此次考察活动中，保障每一位成员的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，容不得丝毫疏忽大意，任何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冒险行为都必须谨慎对待。”

大家正在争论不休时，乌尼呷呷毫无惧色地挺身而出。他身姿挺拔如松，胸膛微微挺起，目光坚定如炬，眼神中透着果敢与坚毅，语气斩钉截铁且充满力量地说道：“我来试试看吧！”他那毅然决然的态度与英勇无

畏的精神，像一股强大的感染力，瞬间点燃我心中的万丈豪情。我内心涌起澎湃的热血，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“我也愿意与你一同尝试！”众人见此情形，尽管心中忧虑仍旧像阴霾笼罩不散，但在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前，最终还是决定齐心协力将木槽缓缓拖入海中。

乌尼呷呷身手敏捷矫健，恰似一头灵动的猎豹，动作轻盈而稳健地率先稳稳当当坐进木槽之中。紧接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住内心如小鹿乱撞般的紧张与激动，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，仿佛要冲破胸膛。我紧紧抓住木槽边缘，小心翼翼地紧跟坐着了上去。此时，仁真旺杰和李启章赶忙从散落在海边的简易木板上精心挑选出两块，他们仔细端详每一块木板，用手敲击、按压，确保其坚固耐用，随后动作迅速地递到我们手中，权当桨板供我们使用。

我们双手紧握这简易的桨板，略显粗糙的触感仿佛让我们握住了通往奇妙旅程的方向盘。刚开始时，木槽在水面上剧烈摇晃，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猛兽，疯狂扭动身躯，试图将我们无情甩落。好几次，木槽倾斜得极为厉害，几乎与水面平行，冰冷的海水翻涌着漫上木槽边缘，打湿了裤脚。我们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剧烈晃动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坠入那看似平静却暗藏凶险的海水中。海水在身旁翻涌，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好在我们反应迅速，手脚利落，凭借顽强的平衡感与果断的应变能力，迅速调整身姿，拼尽全力与木槽的晃动相抗衡。手臂因用力而青筋暴起，额头布满细密汗珠，但心中

的信念却无比坚定。终于，在一番艰难挣扎后，我们渐渐将木槽稳住。随后，木槽开始慢悠悠地沿着海边轻轻飘荡，轻柔的水波声像大自然为我们奏响的舒缓乐章，一下又一下，安抚紧张神经。

岸上的拉合部长等人，原本高悬的心，此刻随着木槽逐渐平稳也慢慢落地。他们一直紧绷的神情逐渐放松，脸上渐渐浮现宽慰的笑容，随即喜笑颜开地一边关注我们划动木槽的身影，眼神里满是关切与期待，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起伍须海及其周边令人如痴如醉的美丽景色。此时，众人各自忙碌；李启章迅速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，调整焦距，选取角度，对着眼前美景一阵“咔嚓咔嚓”，急切模样仿佛要将伍须海所有景色一股脑儿收入镜头，生怕遗漏任何精彩瞬间；吴泽忠则专注地拿起笔记本，半蹲在岸边，详细记录岸边植物的种类、形态，笔下不停，是要将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一一破解；仁真旺杰嘴含香烟，袅袅青烟在身旁缭绕，他一边悠然欣赏美景，一边缓缓漫步，神态早已沉浸在对一篇关于伍须海绝美故事的构思之中，试图用文字描绘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；而拉合部长则时而眺望远方连绵山峦，时而环顾四周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时不时发表向县委建议未来开发伍须海景区的构想，言语里满是对这片土地未来的憧憬与期待，似已看到伍须海未来繁荣景象……

乌尼呷呷与我此时也逐渐适应了木槽的节奏，开始稳稳当当划动桨板。随着木槽缓缓前行，我们终于得闲静下心来，尽情领略这如梦如幻的景致。

场和别人家的一口鱼塘。这里的环境无遮无挡，视野十分开阔。这里的空隙地也多，每年我们家都要栽上各种瓜菜；屋后是几蓬苦瓜，两行辣椒；禾场临鱼塘的一角是一两蓬南瓜；门口溪岸下我们家的鱼塘上，搭建了瓜棚架子，几蓬瓠瓜和冬瓜爬满了棚架；溪岸上我们家的高杨，则多有丝瓜和线瓜的藤叶攀援而上，尤其是丝瓜，攀得高高的，阔叶常在半空招摇。

开花结瓜的日子，新瓦房的家园倍觉美好。金黄色的南瓜花大如碗口，从团扇般的阔叶间伸展出来，引得蜂儿飞进飞出，嗡嗡嘤嘤。南瓜花谢，瓜儿渐沉，隐藏在绿叶之下。我偶尔走进去翻瓜叶，新南瓜已然如钵似盆，皮色青亮，令人心喜。冬瓜开小黄花，瓠瓜开小白花，它们的花朵开得密集，绽放于池塘边的整个南瓜架下悬着的瓜儿越来越多，一同倒映在鱼儿浮游的池水里。高杨上的丝瓜花像一只只金色的大蝶，随风而动，长大的丝瓜，碧绿光滑，长如粗臂……

往后的几个月里，母亲经常会摘来新鲜的瓜蔬，经过简单的清洗和烹饪，做出筒朴的菜肴。水煮南瓜、清炒苦瓜、丝瓜汤……每一道寻常的农家菜，既是大地馈赠，也是劳动的收成。

惊蛰惊蛰，麻拐生日。这是故乡农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。在我们当地的方言里，麻拐指的是蛙类，青蛙叫青麻拐，泥蛇状的蛙叫蛇麻拐，癞蛤蟆被抓时常会从屁股里喷出一团烟雾，又叫烟麻拐，如此等等。惊蛰一到，蛰伏地下的蛙类苏醒了过来，乡野的各处，日夜都能听到各种蛙的鸣叫，此起彼伏，热闹动听，充满了暖春的气息。这个时候，也正是红薯和各种瓜菜下种育秧的节气。

旧时的村庄，乡人栽种的瓜菜主要有南瓜、冬瓜、瓠瓜、苦瓜、丝瓜和线瓜，它们是夏秋间的日常菜蔬。这些瓜菜，或栽于园土，或栽于屋旁空地，或栽于溪岸塘畔，长得藤叶蓬勃，瓜果累累，曾是乡村的寻常景象。

瓜菜的育秧，通常需在先一年留种。我母亲在世的那些岁月，每年都会挑选各种瓜果中品相佳又壮硕者，留取来年的种子。留种多有讲究，所有瓜类的种子都不能水洗；南瓜取大而红者，剖切后，掏出一团连着红瓢丝的瓜子，晒干后收藏；个头大的老冬瓜切开后，取一团包裹籽粒的白瓜瓢，以铁丝钩子穿起来，挂在厅屋的一处墙钉上风干；瓠瓜则留几只用来做瓢勺的老瓜悬挂在屋里某处接受

风吹烟熏，日后做瓢时锯开两半，掏一团干枯的带种子的瓜瓢保存；苦瓜通常是留一两根色转淡黄、粗壮、表面瘤粒大而鼓凸饱满者，待其变黄开裂，露出红瓤籽粒时，摘了下来，掏出血红的籽粒晒干收藏；长而粗的老丝瓜和老线瓜，摘来后，也是悬挂在屋里至于透，以后拦腰剪断，轻抖即可得丝络包裹的种子。

惊蛰育瓜秧，往常乡人大多是采用两种办法，或者在不场上的红薯种育秧床留一小块，用来育种瓜秧，或者就在自家猪栏旁筑一小块瓜秧育床。这两种育床都是用乌黑的猪栏淤（猪粪与草料沤成的肥泥）堆砌而成的长方体，区别在于前者更为高大而长，宛若宽厚的黑城墙。育床上铺一层柴灰火淤（草木灰与栏淤的混合物），撒上各种瓜菜的种子，再以火淤覆盖即可。隔数天，种子先后发芽，拱出了育床。

瓜秧龄期满一个月，秧苗已长至一拳高许，茎叶健壮，这时到了清明节气，天气潮湿而暖和，正好移栽。我的母亲每拔一株瓜秧，总要小心地从育床上带出一小团黑淤泥，这样利于移栽成活。各种瓜秧分别码放在竹篮里，嫩嫩翠翠的，生机盎然，看着就令人喜爱。

在菜园里栽瓜，根据各种瓜菜的生长规律，它们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。南瓜、冬瓜和瓠瓜的藤蔓善于匍匐攀爬，茎粗叶大，结瓜也大，所占地盘十分宽大。故而，栽植这三种瓜秧时，多是选择在园土的角落，紧挨着高坎和乱石堆的地方，以便利用空闲荒地。栽瓜秧时，开挖的土坑大如团箕，里面施放一两担猪栏淤作为底肥，再放了火淤和泥土，栽下一两株瓜秧。以后瓜秧的藤蔓渐长，将其引向园土旁的高坎或乱石堆，扩散开来，成了一丛蓬蓬勃勃的粗藤阔叶。苦瓜、丝瓜和线瓜的瓜秧，则多栽于园土的四周，与长豆角相间，日后插了长木棍，交织成网状篱笆，瓜叶藤蔓攀援而上，成了浓绿的篱墙，共同围护着里面满园的辣椒树和茄子树。

不过，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里，每到栽瓜时节，房前屋后的阴沟，空坪里的淤泥堆子，甚至路旁土边，这些地方也常有野生的各种瓜秧生长，它们是遗落或乡人切瓜做菜时扔掉的种子所致。有的时候，一些人补救，也拔来这样的瓜秧栽种。

分田到户后，我家在村庄南端建了新瓦房，前临溪水和我们家的小鱼塘，屋后是高坎，北面是我们家的禾

深邃回响

走进山西大同煤矿『万人坑』遗址

● 邓明前

1969年初冬，我走进山西省大同煤矿“万人坑”遗址。受到一次至今无法抹掉记忆的爱国主义教育。当时，我站立在“万人坑”洞门前，向数以万计的中国死难劳工脱帽鞠躬。

1969年，是我走出校门进入机关工作的第五个年头。那年，因公所需，我所在工作单位甘孜州政府原文教处的罗组长带着我一路颠簸，来到山西省太原市。当我走出车站，低温寒潮差点冻掉耳朵，让我双脚蹦跳。我俩结束第一站的外调文字取证后，乘运煤火车货箱抵达下站大同煤矿。那天一位姓秦的矿政治部主任接待我们。在矿党委重视和帮助下，事前被列入外调三位当事人的积极配合下，经过细致约谈，一一确证完毕。罗组长和我起身，准备谢过秦主任，离矿去其它地方调查。秦主任突然说：“我们矿，1967年7月，在中科院的协调支持下，国家文物局、文博所、中科院等10多位专家对大同煤矿20余处‘万人坑’进行挖掘论证和鉴定保护。一周前建成开放矿部附近‘煤峪口南沟万人坑遗址阶级教育馆’。馆名是由你们四川老乡郭沫若题写的。你俩从四川藏族群众聚居区远道而来，欢迎你们参观！”机会难得。罗组长性格向来爽快，话语干脆，欣然答应，接受了邀请。在秦主任的陪伴引领，我们不多一会走进山西大同煤矿“万人坑”遗址。

我们抵达“万人坑”时，已经有四五百名参观者列长队等候参观。凭吊死难矿工的有学生、军人、工人、机关工作人员、城市市民……煤峪口南沟“万人坑”就在我们前方咫尺。透过“万人坑”玻璃洞门，往坑中看堆积如山人骸白骨，肃立站着的我心里有些惧怕，顿感恐怖，周身发起凉来。解说员通过白铁皮喇叭筒介绍：南沟“万人坑”分为上下两洞，上洞宽5——6米，深40余米，下洞宽3——4米，深70多米，洞内堆积了层层死难矿工千尸遗骸，“万人坑”由此得名。它是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后，不择手段掠夺煤炭资源形成的。当时在大同象南沟一样大的“万人坑”有20多处。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山西的11年间，为疯狂掠夺煤矿资源，没让一个采煤工人离开矿区。从方圆百里占领区的乡村强行征集数万劳工到大同煤矿下井采煤，一旦发生矿难或因重病减员，日军就从被俘的青壮年中补缺，或是从别处抓劳工。每个劳工进了矿区，就如关进鸟笼的小鸟插翅难逃。在矿井周围是通上电的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，而双手端着长枪的鬼子旁边蹲着伸着血红舌头狼狗，五步一岗严密监视进出矿井劳工。井下一旦发生瓦斯爆炸，坑道崩塌，死亡劳工尸体还没僵硬，抬尸队就将其拖出并丢进“万人坑”。对于因矿难受伤的伤残者，只要不能为日本侵略者采煤、开矿、运矿，也统统拖走丢入“万人坑”，最终他们在绝望中死亡。那些拖运尸体的人，也逃不过有一天被抛入“万人坑”的悲惨命运。凡进了日军严密掌控的大同煤矿，中国劳工罕有逃脱虎口的。大同煤矿“万人坑”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矿产资源，残害中国人民血淋淋的铁证。

据史料记载，日本侵略者在侵略中国前后长达14年中除掠夺走7亿多吨煤炭资源，还掠夺粮食8亿吨，大量金银、铁矿石2100余万吨、木材7亿立方米。杀害中国军民3500万人，中国抗日军队阵亡380万人，平均1个日军杀害中国军民30人。这些触目惊心数字，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万恶滔天大罪。今年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笔者以本文警示自己和他儿孙，勿忘这段历史，灾难不能重演，才能不愧对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抗日先烈们！

五色海
第1158期